



岁月无声 光阴有痕

重读《匆匆》有感

严仍江

近日再读朱自清先生的《匆匆》,心中竟生出几分头涔涔、泪潸潸的感触。

《匆匆》创作于1922年,彼时作者年仅24岁。正值青春奋进之时,他已然敏锐察觉到时光易逝、岁月不待人。

时光本温润美好,却始终步履匆匆,悄然前行,一旦逝去便无法回溯。

文章开篇便运用对比手法,以自然万物的轮回往复反衬时光的一去不回。

同时全文大量运用拟人手法,赋予时间鲜活的形态。

文中精妙的比喻更是深入人心。作者将自己过往的八千多日子,比作时间长河里微不足道的一滴水。

除此之外,文章通篇穿插层层追问与排比句式,反复铺陈、不断叩问,层层深入剖析时光的本质。

在《骨肉》里品人间温情

张烈鹏

情”,让作品立意兼具教人向善的高度与引人入胜的美感。

重情重义的人物,是作品温暖的核心载体。张老师是慈爱宽厚、隐忍细心的父亲形象,他虽为美术班出身,却无过人才华,仅靠画画维持殷实家境。

张涵的形象同样独特丰满。她聪明伶俐,学业优异,从大学保研直至博士毕业;她说话刻薄却心地善良、爱憎分明,对养父的感情真挚动人。

叙事,真实自然;她与张老师的形象相辅相成,让这份无血缘的父女情更显动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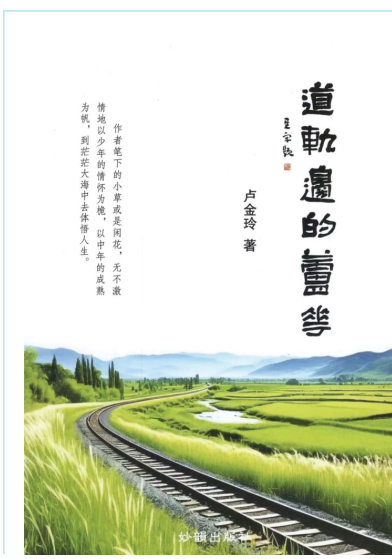
绘声绘色的描写,让这份温暖更具感染力,尤其体现在细节、对话与心理描写上。

人物对话极具个性,比如张老师担心集体活动不安全,不愿让张涵去参观飞机制造厂,提出用新衣服换取她放弃,而张涵倔强反驳,寥寥数语,既写出了女儿的叛逆,更凸显了继父的细心呵护。



《骨肉》 马小海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《骨肉》以朴素的叙事,将无血缘的父女情写得真挚深沉,用立意、人物与描写,传递出人性的温暖与力量,成为一部治愈人心的好作品。



《道轨边的芦花》 卢金玲 著 妙韵出版社

我与合肥作家卢金玲素未谋面,却因她的散文勾勒出一位素衣浅笑、举止优雅的女性形象,文字自带诗意清芬,齿间流转间尽是温婉韵味。

《道轨边的芦花》:如芦花般素净又丰盈

赵克明

文集收录70余篇散文,内容皆为寻常生活的烟火气息:一株草、一朵花、一棵树,一件旧物,一位亲友,一次远足,一场聚会……这些都是人心中有、却未必笔下写的素材。

她笔下的格桑花,是奔腾不息的生命:“开着,往前走着;开起来,跑起来!你看不到队伍的尽头,只看到花朵在开放,格桑花在奔跑;”

古朴的石桥,承载着文脉与思想,骆岗园博园历经蜕变,依旧勤勉鲜活,风走街串巷,满是生机;文友相聚,坦诚善意的谈笑让被琐事淹没的真情重回心底;采香椿的一家人,墙头上的钩、地上的网,尽显亲情的羁绊与守护。

初学写作者易陷入生活实录的误区,文字虽真却缺乏趣味与内涵。而卢金玲的散文,恰是虚实结合、虚实相生的典范。

她的“虚写”,不仅是文字的雕琢,更是情感与体悟的融入,让笔下的万物皆有“我”的温度。

事拥有了启人心智的社会意义;在《三河的云雨之境》中,由上香妇人的虔诚联想到自我,领悟到传统女性的德行与责任;于细腻处蕴藏深厚内力。这种由实向虚的艺术手法,让生活点滴拥有了深沉的内涵,赋予作品绵长的情韵与耐人寻味的魅力。

品读《道轨边的芦花》,除了文字的诗性与内涵,更被其中治愈心灵的文字所打动。卢金玲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的美好,用温柔的文字抚平人心的浮躁,让读者在寻常烟火中发现美好、感悟人生。

《道轨边的芦花》,除了文字的诗性与内涵,更被其中治愈心灵的文字所打动。卢金玲以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的美好,用温柔的文字抚平人心的浮躁,让读者在寻常烟火中发现美好、感悟人生。



悦读

投稿邮箱: 476440373@qq.com



从银幕到赛场: 张弛与张雪的《飞驰人生》

张玉夫

很多人是在《飞驰人生3》上映之后才突然意识到,这个系列早就不是讲赛车了。如果把三部电影连在一起看,它更像一条逐渐收紧的弧线:从一个人想证明自己,到拼命守住一点尊严,再到不得不面对一个几乎不属于“人”的竞争环境。

《飞驰人生1》里的张弛,其实很简单,他不是为赢而赢,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被彻底淘汰。那种焦灼感,是很多中年人的心态都能对得上的,生活已经把别人推到边缘,但你不甘心就这么算了。

到了《飞驰人生2》,这种执念开始变得更沉重。张弛已经不是单纯地想赢,他更像是守在守住一点东西,可能是职业的尊严,也可能是他对赛车这件事的理解。

《飞驰人生3》把对手换掉了。它不再是某个更年轻、更有天赋的车手,而是一套系统:数据、算法、资本,以及高度工业化的赛车体系。年轻车手开的不是车,更像是执行一套最优解,入弯角度、刹车时机、轮胎温度,所有变量都被计算过。

那句“开人的不是路书,是情书”,放在这里不再是一个浪漫的比喻,而更像一种立场。路书可以被优化、被复制、被标准化,但“情书”不行,它带着个人经验、情绪判

断,甚至包括一些不那么理性的选择。电影没有直接给出答案,但它通过张弛的选择,隐约表达了一种态度: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被计算的时代,人依然要保留一点无法被替代的东西。

2026年WSBK葡萄牙站的比赛,很多人应该都看到了结果。一支来自中国的车队拿到了双回合冠军,而且优势不小。比成绩更有画面感的,是赛场边的那个瞬间:车手在领奖,团队在庆祝,而站在一旁的张雪,拿着一把普通的遮阳伞,给车手挡太阳。

如果把他的经历单独拎出来看,其实挺典型。早早进入行业,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,中间经历过一次几乎清零的重来,然后把所有精力都压在一件事上。不同的是,他走的不是讲情怀的那条路,而是硬生生把技术做出来。也正因此,这个案例和《飞驰人生3》形成了一种反差。电影里,张弛在对抗的是算法;而现实中,张雪并没有回避技术,而是直接进入这个体系,用同样的工具去竞争。换句话说,电影强调的是“人不能被技术完全替代”,而现实给出的答案是:人也可以通过技术把位置重新拿回来。

回到电影,《飞驰人生3》最克制的地方在于,张弛没赢过什么象征性的冠军,也没证明传统经验真能推翻数据,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跑完了比赛。正是这种不彻底,反而更真实。因为现实里很少有“一锤定音”的胜负,大多数时候,我们都是在新规则里慢慢调整自己的位置。所以,当现实中中国车队赢下比赛时,那不是电影结局的延续,更像是另一条故事线:不是回到过去,而是用不同的打法走进同一个时代。

从这个角度看,《飞驰人生》三部曲留下的,其实不是一个关于赛车的答案,而是一种持续变化中的状态:人在规则不断变化的环境里,如何确认自己还在“场上”。至于张雪那个举着伞的画面,它之所以让人记住,大概是因为它没有任何修饰,没有口号,也没有刻意的情绪,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动作。但很多时候,正是这种不被放大的细节,更能让人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发生过。

而这,大概也是电影和现实能够对上节奏的原因。

如果人生只是一场“无用功”的跋涉呢?看完电影《爆水管》,我离场后沉思了很久。这部电影,讲的全是“努力白费”的荒唐事儿:警察尽职尽责,却因辖区内零犯罪率而面临下岗危机,成为警局降本增效的牺牲品;盗墓贼历经艰险挖掘宝藏,却发现只是一箱一文不值的清朝地契。不管是在做好事的警察,还是做坏事的盗墓贼,所有努力到最后都化作泡沫,折射出迷茫惨淡的苦笑后,“啾——”一声,碎了。

既然努力这么容易白费,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跌跌撞撞走得稳,变成一场可笑的荒唐剧呢?别光顾着埋头苦干。很多人总觉得,只要拼尽全力就一定有回报,可这其实是在拿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赌未来,太冒险了。就像影片中的盗墓贼,如果挖墓之前能多打听,或者挖到箱子后先看一看,也不至于白忙活一场。能成大事的人,从来都不是只靠一腔热血,更要有判断力和掌控全局的能力。

想起春秋时期的范蠡,帮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,并没有理所当然地等待荣宠与恩泽。他当然知道这份功劳有多耀眼,但他更知道,君主心思难测,不能用身家性命去赌君主会信守承诺,与他共享富贵。他预见到,未来的图景里,除了荣华富贵,还有兔死狗烹的下场。于是,他立即转身离开,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,最后得以善终。

俗话说,所见即所得。你能提前看到什么,最后才能得到什么。这也说明,选择正确的方向有时比努力更重要。在如今AI的冲击下,传统生产方式和手段正在发生剧烈变革,很多行业也被时代浪潮推向淘汰的边缘。如果选错了路,哪怕你比别人多努力几倍,最后得到的可能还不如别人的一半,到时候也只能自己后悔。《礼记》中说: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”。谋定而后动,才能借势东风,走得更顺。

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:如果我们的努力,被别人当成“无用功”,该怎么办?电影中,盗墓贼发现所谓的宝藏只是地契,气得破罐子破摔,觉得自己全白干了。可真的是这样吗?其实不是。这一趟下来,他们团队的配合默契了,盗墓的技能也更熟练了,就算这次没挖到真宝藏,复盘一下经验教训,下次挖到的概率也会大很多。

“无用”并非一种诅咒,而是一种历练,只要你换个角度看,就能发现“无用之用”。因屡战屡败,两度欲投江自尽的曾国藩,也正是靠着一次次“无用”的磨砺,才磨去了固执、急躁和脆弱,最终平定了太平军。如其所说:“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,务须咬牙立志,蓄其气而长其智,切不可恣然自馁也。”其实不难发现,普通人的成功是顺风顺水,顶多历经些许风霜就抵达了终点;而真正强者的成功是大起大落,甚至一无所有之后,依旧有过江东头越的心力。什么心力?就是勇气、执着、乐观、坚强这些品质拧成的一股力量。能不能熬过最难的日子,从低谷爬起来,就是普通人与强者的区别。所以“无用功”恰恰是最大的功,它撕破了让人安于现状的“功劳簿”,逼着你超越自己,你只需忍住撕裂般的疼痛,继续往前走。也许命运会辜负你的期待和努力,但一个强大到足以对抗命运的自己,绝不会辜负一路走来的你。

荒诞人生里,「无用功」从来都不白做

仇士鹏

《爆水管》观影随笔



影评 投稿邮箱: 673682945@qq.com